

冥

報

記

冥報記卷上

吏部尙書唐臨撰

夫含氣有生無不有識有識而有行隨行善惡而受其報如農夫之播植隨所植而收之此蓋物之常理固無所可疑也上智達其本源知而無見下愚闇其蹤跡迷而不返皆絕言也中品之人未能自達隨緣動見遂見生疑疑見多端各懷異執釋典論其分別凡有六十二見耶倒於是乎生者也臨在中人之後幸而寤其万一比見衆人不信因果者說見雖多同謂善惡無報無報

之說略有三種一者自然故無因果唯當任欲待事而已二者滅盡言死而身滅識無所住身識都盡誰受苦樂以無受故知無因果三者無報言見今人有修道德貧賤則早死或行凶惡富貴靈長以是事故知無因果臨竊謂儒書論善惡之報甚多近者報於當時中者報於累年之外遠者報於子孫之後當時報者若楚子吞蛭痼疾皆愈宋公不禱妖星多退諄齒凶逆旋踵伏誅趙高或亂俄而滅族之類是也累年報者如魏頴嫁妾終以濟師孫叔埋地虵竟享多福漢幽鳩如意蒼苟成災齊煞彭生立豕而崇之類是也子孫報者若弗父恭於

三命廣宣尼之道鄧訓歲活千人遺和憲之慶陳平陰計自知無後欒廡怵侈盈被其殃之類是也若乃虞舜以孝行登位周文以仁賢受命桀紂以殘忍亡國幽厲以媯縱禍終三代功德卜祚長久秦皇驕暴及子而滅若斯之比觸類實繁雖復大小有殊亦皆善惡之驗但事談王道理關天命常談之際非所宜言今之所錄蓋直取其微細口驗冀以發起同類貽告子孫徵於人鬼之間若斯而已也釋氏說教無非因果因有是作果有是報無一法而非因無一因而不報然其說報亦有三種一者現報於此身中作善惡業有於此身而受報者

皆名現報二者生報謂此身作業不卽受之隨業善惡生於諸道皆名生報三者後報謂過去身作善惡業能得果報應多身受是以現在作業未便受報或次後後生受或五生十生方始受之是皆名後報於此三報攝一切法無所不盡足令諸見渙然大寤然今俗士尙有或之多習因而忘果疑耳而信目是以聞說後報則若存若亡見有受驗則驚嗟信服昔晉高士謝敷宋尙書令傅高太子中舍人張演齊司徒事中有陸果或一時令望或當代名家並錄觀世音應驗記及齊竟陵王蕭子良作宣驗記王琰作冥祥記皆所以徵明善惡勸戒

將來實使聞者深心感寤臨既慕其風旨亦思以勸人
輒錄所聞集爲此記仍具陳所受及聞見由緣言不錯
文事專揚礪庶後人見者祈留意焉

隨京師大德沙門釋信行本相州法藏等僧初其母無
子久以爲憂有沙門過之勸念觀世音等母日夜祈念
須之有娠生信行幼而聰慧博學經論識達過人以爲
仙所說經務於濟度或隨根性指人示道或遂時宜因
事制法今去聖久遠報時亦異若以下人悟行上法法
不當報容能錯倒乃鈔集經注參驗人法所當學者爲
卅六弓名曰人集錄開皇初左僕射齊公聞其盛名奏

文帝徵詣京師住公所造真寂寺信行又據經律錄出
三階法四有其大旨勸人普敬認惠平觀仏性當病授
藥頓教一衆自天下勇猛精進之士皆宗之信行嘗頌
阨乞食六時禮拜勞力定心空形實智而已每坐禪說
法常見青衣童子四人持花立侍嘗與徒衆在堂中坐
禪衆人忽聞奇香光照堂內相共怪異諮問信行信行
令問弟子僧邕惠如邕曰向見化仏從空中來至禪師
前摩頂授記如云亦摩邕頂授記餘狀與邕說同後邕
與其徒衆隱太白山一旦謂衆僧曰當與師等還京衆
敬邕皆從之卽下山夜宿武功未明便發謂衆曰師等

弩力今瞑必須入城日沒至漕上聞鼓音歎曰城門閉矣遂宿於逆旅至昏時悲泣曰無所及矣衆問其故不答明早入城至真寂寺而信行昨夜昏時氣絕寺僧怪問邕來答曰在山遙見多人持香花幡蓋從西來入關遠門向真寂寺邕疑禪師欲去故來也昨夜昏時見禪師導從西去顧與邕別故知不及也初京城諸師有疑信行法者至是相與議據付法藏經若人通耳過去中正法故於是共觀信行頭骨兩耳正通乃皆慙悔信服初信行徒衆居京城五寺後雖侵廣今猶號五禪師

僧老

京城真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行亡後奉遵其法隨大業中因坐禪悟空遂七日不動衆皆歎異之以爲入三昧也旣而慧如開目涕泣交流僧衆怪問之答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說衆逾怪問慧如曰彼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聞須見先亡知識不如答曰欲見二人王乃遣喚一人唯見龜來舐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者喚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鍛鐵者一星迸著如脚如以被拂之舉目視門

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卅匹固辭不許云已遣
送後房衆僧爭往後房視之則絹在牀矣其脚燒瘡大
如錢百餘日乃愈武德初卒真寂寺卽今化度寺是也

此寺臨外祖齊公所立常
遊觀每聞劉氏觀云爾

絳州大德沙門釋僧徹少而精練於孤山西阿造立堂
宇多樹林木頗得山居形勝僧徹嘗出行山間土穴中
見一癩病人瘡痍臭穢從徹乞食徹愍之呼出與歸於
精舍旁爲造土穴給衣食教令誦法花經此人不識文
字性又頑鄙徹句句授之殊費功力然終不懈倦此人
誦經向半便夢有人教之自後稍聽寤至得五六而漸

覺瘡愈比誦一部畢鬚眉牙復生肥體如常而能爲療
疾臨嘗患腫僧徹遣此人禁呪有驗自說云然後房仁
裕爲秦州刺史表僧徹所立精舍爲陷泉寺初此地無
水僧徹常遠汲山下以自供一朝急有陷陷處泉出故
因以名陷寺也僧專以勸善爲務而自悟禪宗遠近崇
敬如父焉永徽二年正月忽屬累徒衆自言將死旣而
端坐繩牀閉目不動其天氣晴朗而花如雪香而不消
方二里許樹葉上皆有白色如輕粉者三日乃復常色
而僧徹已終至今三載獨坐如故久不臭懷唯目淚下

云

微弟子實云秦等及
州人並說云爾也

河東有練行尼常法花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爲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燃香薰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箇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輒遣含竹箇吐氣壁外寫經一弓八年乃畢供養嚴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衆講法花經以此尼經本精完遣人請之尼固詞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弓皆悉如此法端等慙懼乃送還尼尼悲泣更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七夜不暫休息旣而開視文字如故

貞觀二年法端自向臨說

之當
唯具
說尼
其事
名字
爾臨
忘

蒲州仁壽寺僧釋道縣少聰慧好學爲州里所崇敬講
涅槃八十餘遍號爲精熟貞觀二年崔義直任虞鄉縣
令人請縣講經初發題悲泣謂衆人曰去聖遙遠微言
隱絕庸愚題悲泣謂衆人曰去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
心歸向自當識悟今之講說止於師子時日旣沒願各
在心旣而講至師子一旦無疾而卒道俗驚慟義直身
自徒跣送之南山之陰時十一月大地冰凍下屍於地
地乃生花如蓮而小頭及手足各有一花義直奇之令
人夜守守者疲睡有人盜折其花明旦視之周身並有
花出總五百餘莖經七日乃萎乾

義直及道俗
皆云爾

河東沙門釋道英少脩禪行以練心爲本不愼威儀然而經律奧義莫不一聞縣解遠近僧尼爭就請決英輒報謂曰汝尙未疑宜且思疑疑成然後來問問者退而思疑多因思自解而去有思而不寤重來問者英爲說其機要皆喜寤而還嘗與衆人乘船黃河中流船沒衆人皆死道俗望見英沒臨河慟哭是時冬末河冰始泮兩岸猶堅英乃水中出行至岸穿冰而去岸人敬喜爭欲解衣衣之英曰體中尙熱勿覆衣也徐出而飯了無寒色視其身體如火灸處其識者以爲入定故也或時爲人收牛駕車食蒜噉飯或着俗衣鬚長數寸嘗至仁

壽寺道懸敬安處之日晚求食懸謂曰上德雖無食相豈不爲息譏嫌英笑答曰懸公心方馳驚不暫休息而

空飢餓何自苦也道懸歎服貞觀中卒

法橋及道俗皆說云爾

幽州沙門釋智苑精練有學識隨大業中發心造石經藏之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北山鑿巖爲石室乃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乃以石塞門用鐵錮之時隨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餘錢物以助成之瑀之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其功苑嘗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

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屋而念木瓦難辨恐分費
經物故未能起作一夜瀑雨雷電震山明且既晴乃見
山下有大松柏數千株爲水所漂流積道次山東少林
木松柏尤稀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推尋蹤跡逐自西山
崩岸倒木漂送來此於是遠近歎服謂爲神助苑乃使
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悅而共助造堂宇
須之畢成皆如其志焉苑所造石滿七室貞觀十三年

卒弟子猶繼其功殿中丞相里玄奘以大理丞采宜明等皆爲麻說云爾

州以同軍事人亦得之云爾

東魏末鄴下人共入西山採銀鈔出穴未畢而穴崩有

一人在後爲石塞門不得出而無傷損其穴崩處有小穴不合微見日光此人自念終無口理乃一心念佛其父聞子已壓無處求屍家又貧窶無以追福乃持麁飯一鉢往詣僧寺請一人齋衆僧多逐豐厚莫肯爲食父持飯大哭有一僧愍之受請食訖爲呪願因別去是日中其子在穴中忽於小穴明處見一沙門從穴中入來持一鉢飯以授此人食訖便不復飢唯端坐正念經十餘年齊文皇帝卽位於西山造涼殿匠工除此崩石乃見穴中人尙活出之與飯父母驚喜遂闔練行

雍州華

北齊時有冀州人從軍伐梁戰敗見擒爲奴其父母在鄉不知音問謂以死爲追福造博浮圖博浮圖成設齋會道俗數百人方坐食聞叩門聲主人父出視見一僧形容甚雅謂主人曰乞齋食黍糜可以布手巾裹之并乞鞋一量主人請留住食僧不肯曰欲早去不暇坐食也主人如其言以新布裹糜并鞋一量奉之僧受而去是日齋時主人子在江岸中爲其主牧牛忽見一僧手持糜一裹及新鞋一量至奴所問曰久思飯見父母乎奴泣曰無敢望也僧以與糜令坐食食畢又與鞋令著之而敷袈裟於地令坐袈裟上僧取袈裟四角總把

擎舉而揮之可移二丈許著地奴開視不見僧及袈裟而身已在其宅門外入門見大衆方食父母驚喜就問具說由緣視其中內餘屨及鞋乃向奉僧者也鄉邑驚駭競爲篤信是日月六日也因名所造浮圖爲六日浮圖浮圖今尙口邑里猶傳之矣

梁武帝微時識一寒士及卽位遊於苑中見牽舟帝問之尙貧賤如故勅曰明日可上謁吾當與汝縣令此人奉勅而往會故不得見頻往遇有事終不得通自怪之以問沙門寶誌誌方爲大衆講經聽者數千人寒士不得進寶誌謂衆曰有人欲來見問請開道內之衆人乃

爲開此人進未至寶誌迎謂曰君爲不得縣令來問耶
終不得矣但受虛恩耳過去帝爲各主君其疏許施錢
五百而竟不與是故今日但蒙許官終不得也此人聞
之絕去帝亦更不求之

至江東傳之俗

揚州嚴恭者本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母愛恭
言無所違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錢五萬
往揚州市物父母從之恭乘船載錢而下去揚州數十
里江中逢一船載黿將市賣之恭問知其故念黿當死
請贖之謂黿主曰我黿大頭千錢萬乃可恭問有幾頭
答有五十恭曰我正有錢五萬願以贖之黿主喜取錢

付竈而去恭盡以竈放江中空船詣揚州其竈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曰君兒在揚州市附此錢販願依數受也恭父怪愕疑謂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販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水濕留客爲設食客止明旦辭去後月餘日恭還父母大喜旣而問附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附錢月日及贖竈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竈也父子驚歎因共往揚州起精舍專寫法花經遂從家揚州家轉富大起房廊爲寫經之室莊嚴清淨供給豐厚

書生常數十人揚州道俗共相崇敬號曰嚴法花嘗有知親從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受錢以船載皈中路船傾所貸之錢落水而船人不溺是日恭入錢庫見有萬濕錢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復見前貸錢人乃知濕錢是所貸者又有商人至宮湖於神所祭酒食并上物其夜夢神送物還之謂曰倩君爲我持此奉嚴法花以供經用也且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於是商人歎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恭至市買經紙適遇少錢忽見一人持錢三千授恭曰君買紙言畢不見而錢在其前怪異如此非一隨開皇末恭死子孫傳其業

隨季盜賊至江都者皆相與約勿入嚴法花里里人類

之獲全其衆今寫經不已

之州關邑馬共守見國京公師人僧士最亦所多詳知

也書

冥報記卷上

冥報記卷中

吏部尙書唐臨撰

隨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
驚謂從者吾昔嘗在此邑中爲人婦今知口口馬口脩
巷曲至一家叩門命主人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
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謂主人
曰吾昔所讀法花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高處是也
經第七寫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至今每誦此經至弟
七寫尾恆忘失不能記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弟

七弓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讀此經釵亦是亡妻之物妻因產死遂失所在不淫使君乃示其處彥武又云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果得髮主人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崔尙書敦禮說云然往年見盧文勵亦同但言齊州刺史不得姓名不口崔具故依崔

錄

隨大業中有客僧行至大山廟求寄宿廟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比來寄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令不得已從之爲設床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

更聞座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爲僧禮拜僧曰聞比來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神曰遇其死時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煞之也願師無慮僧因退坐談說如人良久僧問曰聞世人傳說大山治鬼寧有之也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已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在人獄罪重不可見與師就見可也僧甚悅因共起出門不遂而至一所多見廟獄火光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可復識而血肉焦臯令人傷心此是也師不復欲歷觀也僧愁愍求出俄而至廟又

與神同坐因問欲救同學有何理耶神曰可得耳能爲
寫法花經者便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且而廟令視
僧不死恠異之僧因爲說仍卽爲寫法花經一部既成
居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宿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
問來意僧以事告神曰弟子知之師爲寫始盡題目彼
已脫免今久出生不在也然此處不淨潔不可安經願
師還送經向寺言說久之將曉辭而去入僧送經於寺

杭州別駕孫自強錄云前任兗州
具知其事自強錄云前任兗州

國子祭酒蕭璟蘭陵人梁武帝之孫梁王歸之第五子
也梁滅入隨婦爲煬帝皇后生長貴盛而家崇佛法大

業中自以誦法花經乃依經文作多寶塔以檀香爲之塔高三尺許其上方厚等爲木多寶像經數年其兄子詮在宅朝起忽於前院草中見一檀木浮圖蓋下有一鑰石石佛像製作異於中國面形似胡其眼精以銀爲之中黑精光淨如自然者詮走告璟璟視驚喜取蓋還試置塔上宛然相稱如故作者雖木色小異而塔形更妙以佛像安塔中亦相稱如故造璟喜善歡自以精誠所感其佛像函內有舍利百餘枚璟女尼年少竊疑胡僧每云舍利鎚打不破乃試取卅枚於石上斧打之舍利了無著者女就地拾覓唯得三四枚餘並失不見所

在既而懼以告璟璟往塔中視之則舍利皆在如舊璟
從此日誦法花經一遍以至于身終貞觀十一年病蕭
后及弟姪視之璟與相見各令燃香因卽與別唯留弟
宗公漓及女爲尼者令燃香誦經頃之謂其尼曰我欲
去普賢等來迎我在東院師可迎之尼如言迎往之未
還璟曰此院不淨不肯來吾當往就汝等好住因與璃
等別仍起長跪合掌正向西方頃之倒臥遂絕遺令獨
載一車歛以在身之服婦人不得送葬勿以肉祭制坎
纔令沒棺朝野歎其通寤家人奉而行之

爲仲
大唯
理第
主李
壽

人爲
亦隨
問說
云更
爾同
州

臨邛韋仲珪者天性孝悌爲州里所敬年十七郡表左
異爲蒙陽長父廉目資陽郡丞以老皈武德中遘病仲
珪不釋冠帶而養久之父卒謝遣妻妾廬于墓左信佛
教誦法花經盡則習大成境夜專誦經典精此氏不倦
終三年不飯嘗有虎夜至牆前踞聽經久而不去仲
珪正念曰不願猛獸之相通也卽起去明旦見繞墓生
芝草七十二莖當墳前者行次第如人種植皆朱莖紫
蓋蓋徑五寸光色異常隣里以告州縣時辛君爲刺史
沈裕爲別駕共至墓所察之忽有一鳥如鴨銜雙鯉置
於地而去君昌等尤深嗟歎採芝封奏詔表門閭

真臨
觀以

針七
醫年
風幸
隨使
爲江
東
賦揚
此州

江都孫寶本是北人隋末從居焉少時死而身暖經冊
餘日乃蘇自說初被收詣官曹內忽見其母在中受禁
寶見悲喜母因自言從死以來久禁無進止無由自訴
明旦主司引寶見官官謂寶無罪放出寶因請問曰未
審生時罪福定有報不官曰定報又問兼作罪福得相
折除不官曰得寶曰寶隣里人某甲等生平罪多福少
今見在外寶母福多罪少乃被久留若有定報何爲如
此官召問主吏吏曰無案乃呼寶母勘問知其福多罪
少責主吏吏失事故不知本案狀輕重罪官更勘別簿

如所言因命釋放配生樂堂母子俱出寶送生處其樂
堂者如好宮殿有大堂閣衆人男女受樂其中寶無復
還意但歷觀諸堂遊戲而已可月餘日遇見其伯父於
路責之曰汝未合死何不早還寶曰不願還也伯怒曰
人死各從本業受報汝業惡不得生樂堂但以未合死
故得客遊其中耳若死官當收錄汝豈得見母耶因以
瓶水灌之從頂至足遍淋其體唯臂間少有不遍而水
盡指一空舍令寶入中旣入而蘇其灌水不遍之處肉

遂糜爛墮落至今見骨

隋書以貞觀七年奉使江東亂
爲說此云爾寶見在也

張高爲幽州都督府長史崇信佛嘗入寺見佛像高與

身等者高因別供養之後在堂坐兩婢立侍忽聞雷電高性畏雷因心念佛等像俄而霹靂震其堂柱侍婢一人走出及階而死有柱適中高額而不甚痛視之纔有赤痕而柱木半裂隨地如人斫者既而高詣寺像額復有大痕如物擊者正高痕處相當高及衆驚嗟歎息自高

爲高州人亦說云爾

監察御史范陽盧文厲初爲雲陽慰奉使荊州道覆囚至江南遇病甚篤腹脹如石飲食不下醫藥不瘳文厲自謂必死無生望乃專心念觀世音等經數日恍惚如睡忽見一沙門來自言是觀世音等語文厲曰汝能專

念故來救今當爲汝去腹中病因手執一木把用將其腹腹中出穢物三升餘極臭惡曰盡矣既而驚寤身腹坦然卽食能起而痼疾皆愈至今甚強寶與監同爲御史自說云爾

睦仁菑者趙郡邯鄲人也少有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思就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從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騎五十餘人視仁菑而不言後數見之常如此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菑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遊菑卽拜之問公何人也答吾是鬼邪姓名景本弘農西晉

時爲別駕今任胡國長史仁蓍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
答曰黃河已北總爲監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
也其王是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攝每月各
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
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害唯死生之
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蓍從之景因命其從騎
常掌事以是賤人遣隨蓍行有事令先報之有爾所不
知當來告我於是使別掌事恆隨逐如從者須有所問
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
未弱冠之象請仁蓍於家教文本書蓍以此事告文本

仍謂曰成長史謂曰我有一事着君不得道既與君交
久不能不告君鬼神道中亦有食然不能飽苦飢若得
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
之從君請一滄菹既告文本文本卽爲具饌備設珍羞
菹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
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菹見景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
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意辭謝初文本將
設食仁菹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菹云鬼
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
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

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銀
絲絹焚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
知年壽命乎文本辭曰不願知也景辭而去數年後仁
菴遇病不甚困篤而又不能起月餘日菴問常掌事掌
事云不知使問長史長史報云固問不知後月因朝太
山爲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自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武
爲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
石君耳案成者當死菴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
十餘今始卅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君請之乃曰
趙主簿相聞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重今幸得爲太山

主簿遇一主簿闕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既
不得長生會當有死死遇際會未必得官何惜一二十
年苟貪生也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
疑也舊憂懼病愈篤景謂舊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
自於太山府君陳訴則可以免舊問何由見府君景曰
鬼者可得見耳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嶺平地是其都
所君自當見之舊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束數日景
又來告舊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畫一佛像彼
文書自消息舊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
壁旣而景來告曰免矣舊情不信佛意尙疑之因問景

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答曰實舊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尙爲鬼邪景曰君縣內幾戶舊曰萬餘戶又獄囚幾人舊曰常廿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舊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舊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內亦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有數人如君九品入地獄者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舊曰鬼有死乎曰然舊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

如人知死而不知死後之事舊問曰道家章醮爲有益不景曰道者天帝總統六道是謂天曹閻羅王者如人天子太山府君尙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尙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上章請福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某月日得某甲訴云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之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問爲無益也舊又問佛家條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條福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去舊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舊寄書

日鬼神定是貪詔往日欲郎君飲食及爾殷勤比知無復厚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爲掌事所道常如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九日文官賜識於玄武北門文本時爲中侍郎與家兄太府卿及治書侍御史馬周給事中韋琨及臨對坐文本自謂諸人云

殿中侍御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貞觀十三年從車駕幸九成宮三善父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門外爲人喚孫侍醫聲璞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出行卽取璞馬乘之隨二人行乃

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怪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口歷朝堂東又東北六七里至苜蓿谷遙見有兩人將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乃放璞循路而還往還往不謂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越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着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網中有二蠅一大一小等見梁所著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床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覺身已臥牀上而屋中暗黑無所見喚告婦令婦燃火而大汗起

視蜘蛛網芒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至十七年璞奉勅馳驛往齊王祐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君是孫迴璞不曰是君何問爲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爲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爲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大監故令我召君迴璞引共食鬼甚喜謝璞璞請曰我奉勅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同宿遂至閩鄉鬼辭曰吾取過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驛鬼又與璞

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薰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決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領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乃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今無恙矣迴璞自爲臨說云爾

戶部尙書武昌公載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貞觀七年薨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里南街忽見二僧曹胄着故弊衣顏容甚悴見裕悲喜裕問曰公生平脩福今者何爲答曰吾生時誤奏煞一

人吾死後他人煞一羊祭我由此二事辨答辛苦不可
言然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竟不能進君
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
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
入京參選爲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
春裕將飯江南行至徐州別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婺
州治中

臨之兄爲吏部尚書云侍耶

隴西李大安工部尚書大高之兄也武德年中大高爲
越州總管大安自從京往省之大高遣奴婢數人從兄
飯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煞大安者候其睡

熟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着于床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奴婢至欲拔刃大安曰拔刀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奴仍告主人訴縣大安作書畢縣官亦至因爲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濶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床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何緣負汝乃聞戶外有言曰錯非也此物乃還從戶出去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佛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而化爲僧被綠袈裟甚新淨謂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爲汝將痛去汝當樂復還家念佛修

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項瘡而去大安誌某形狀見僧背
有紅繪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蘇而
瘡亦不復痛能起坐食十數日京室子弟迎至還家家
人故來視大安爲說被傷由狀及見僧像事有一婦在
旁聞說因言大安自之家初行也安妻使婢詣像工爲
安造佛像像成以綠書書衣有一點朱汗背上當遣像
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卽君所說大安因與專及
家人共起觀像乃所見者也其背朱點宛然補處於是
歎異遂崇信佛法大安妻夏侯氏

先乃
爲耶
州
說刺
後史
大鞠
安之
兒妹

子通
亦說
說爲
云大
爾理

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爲邑州刺史長將家口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花經船中水入妾頭載經函誓與俱沒妾獨不沒隨波汎濫須之著岸逐經揚州嫁爲人婦而逾篤信岑說云見在妾自言然臨因使至江上船人說亦如此

河東董雄少誠信佛道蔬食數十年貞觀中爲大理丞十四年春坐爲連李仙僮事繫御史臺于時上以爲當大怒使治書侍御史壽儻等鞠問甚急防禁嚴察禁者十數人大理丞李敬玄司直王忻並連此事與雄同屋

閉禁皆被鎖牢固雄專念法華經普門品數日得三千
遍夜中獨坐誦經鎖忽自解落地雄驚告忻玄忻玄共
視鎖仍堅合在地其鈎亦儼然不壞而鈎鎖相離數尺
玄等異之雄恐責告守者請鎖開是監察御史張敬一
宿直命吏開鎖吏以燭之見其鈎鎖不開而自然相離
甚怪異因開鎖之用紙封縑其鎖書署封上吏去玄雄
復坐誦經至五更鎖又解落而有聲如人開者雄懼又
告忻玄玄等謂曉不宜請吏既明共視之鈎鎖各離在
地而鎖猶合其封署處全固不動鈎甚定密无可開理
玄自少長不信佛法見妻讀經常謂曰何乃爲胡神一

媚而讀此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歎寤曰吾乃今知佛之
大聖無有倫匹誠不可思議也時忻玄亦誦八菩薩名
滿三萬遍盡日鑠自解落視之鑠狀比雄不爲異也玄
於是信服愧悔既三子俱雪玄乃寫法花經書八菩薩
像飯供養臨時病篤在家玄來問疾具說其事臨病愈
攝職問臺內官吏與玄說不殊雄亦自說其事而精厲
彌篤雄今見在爲蓋屋令

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爲巴州刺史蘇長將家口赴
任渡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溺死
唯有一妾常讀法花經江水入妾頭載經函誓與俱沒

既船沒妾獨不沉隨波汎濫須之著岸逐載經函而開
視其經了無濕汗今尙存揚州嫁爲人婦而愈篤信

合半

說云見此船妾自言亦然云爾因
使其江上船人觀亦然云爾

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花經普門品
嘗乘船於吳江中流船壞船人盡死文本在水中聞有
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涌出已
著北岸遂免後於江陵設齋僧從集其家有一客僧獨
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類其交終逢太平致
富貴也言畢趨出既而文本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

果如其言

文
臨本云自爾

河南元大寶貞觀中爲大理丞一性不信因果之事與同僚張黻册友善常謂曰二人若先死者當來報因果之有無也元以十一年從駕幸洛陽病卒黻册在京未知一夕夢元來告曰僕已死矣生平不信善惡之有報今乃定有不虛故來報君其勉修福業張問其狀答曰冥報因不可說他亦不可道口但報君知定有耳張寤向同僚說二日而哀問至張勸其夢乃死之後日也

云向
黻册
也說

自漢

東宮右監門率兵曹參軍鄼師辨年未弱冠時異病死三日而蘇自言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

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爲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
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皆
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辨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
去巾帶連袂辨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
兵圍行內兵莫之止因至辨所謂曰平生不脩福今忽
至此如何辨求哀情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也
辨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訐問至辨因見
向者僧爲官說其福業官曰放之僧因引辨出至門外
爲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帔一
枚與辨曰帔此至家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辨帔之而歸

至家疊帔置床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
屍唯母不去問曰汝治耶辨曰日西當活辨意時疑日
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返盡夜也既至日西能食
而愈猶見帔在牀頭及辨能起帔形漸滅而尙有光七
日乃盡辨遂持五戒後數年有人勸食猪肉辨不得已
食一臠是夜夢已化爲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
之既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之滿口中盡是凝血辨
驚懼不敢食肉又數年娶妻妻逼之食食乃無驗然而
辨自六年來鼻常有疔潰爛然自不能愈或恐以破

戒之故也

唐書見其自說云爾

陳公太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福誦金剛
般經未盡卷一紙許久而不徹後一日晨時苦頭痛四
體不安夜臥愈甚夫人自念償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
之而堂燭已滅夫人因起命婢燃燭須臾婢還廚中無
火夫人命開門於人家訪取之又無火夫人深益歎恨
忽見庭中有燃火燭上階來入堂內直至牀前去地三
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夫人驚頭痛亦愈卽取經誦
之有須家人鑽燧得火燃燭入堂中燭光卽滅便以此
夜誦竟之自五遍以爲常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
夫人曰五姊以誦經之福壽百歲好處生夫人至今尙

康年八十年矣夫人自向臨嬖說之云爾

左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病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人未忍殯殮至七日而蘇自說云當死時被冥官收錄至一官曹廳事甚宏然其庭亦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杻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事一大官坐高牀坐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王問曰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恆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既升廳上東北間有一高坐如講坐者王指坐謂山龍曰

可升此坐誦經山龍奉命至坐側王卽起立曰請法師
升坐山龍升坐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誦曰妙法蓮華
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山龍下坐復立階下願庭
內向囚已盡無一人在者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非唯
自利乃令庭內衆囚皆如聞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
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將此歷
觀諸獄吏卽將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上
有屋覆其城傍多有小窗或大如小盆或如盂碗見諸
人男女從地飛入窗中卽不復出山龍怪問吏吏曰此
是大獄獄中多有分隔罪罰各異此諸人者各隨本業

起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人大鑊大猛沸傍有二人坐睡山龍問之二人曰我等罪報入此鑊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君可白王請抄苦召不爾恐他官不知復追錄君山龍卽謁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爲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王之貴吏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龍持出至門有三人語山龍曰王放君去可不少多乞遺我等山龍未言吏謂山龍曰王放君不由彼

三人者是前收錄君使人一是繩主當以赤繩縛君者
一是棒主擊君頭者一是袋主吸君氣者見君得還故
乞物耳山龍惶懼謝三人曰愚不識公識公請至家備
物但不知於何處送之三人曰於水邊若樹下山龍許
諾辭吏歸家見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至屍傍卽蘇後
日剪紙作錢帛并酒食自送於水邊燒之忽見三人來
謝曰蒙君不失信重相贈遺媿符言畢不見山龍自向
總持寺主僧說之轉向臨說之云爾

冥報記卷下

吏部尙書唐臨撰

隨開皇末代州人姓王任爲驃騎將軍在荊州鎮守性好田獵所煞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如畫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旣還鄉里里人親族爭爲作好衣服而共愛之女年七歲一旦失不知所在初疑隣里戲藏訪問終無見者諸兄乘馬遠覓乃去家卅餘里棘中見之欲就挽取卽驚走遠去馬追不及兄等以十騎圍而得之口中作聲似兔鳴抱歸家不能言而身體爲棘

刺所傷母爲挑之得刺盈掬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
痛合家齋戒練行大理丞采宣明嘗爲代府法曹爲臨
說云爾

後魏司徒崔浩博學有才略事太武言行計從國人以
爲模楷浩師事道士寇謙之左不信佛常虛誕爲百姓
所費見其妻讀經奪而投於井中從太武至長安入寺
見有弓矢刀楯帝怒誅寺僧浩因進說盡煞沙門焚經
像勅留臺下四方依長安行事寇謙之與浩爭浩不從
謙之謂浩曰卿從今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果無罪
而族誅將刑載於露車官使十人在車上更尿其口行

數里不堪困苦號叫求哀竟備五刑自古戮辱未之前
有帝亦枉誅太子又尋爲閹人宗愛所煞時人以爲毀

佛法之報驗

十見後魏書卷及

梁元帝年六歲見母痰匣中有大珠取一珠口含遂誤
吞之其珠意左右盜詰問莫服乃灰生魚目以誑之明

日帝大便珠隨便而出帝一目遂眇

見梁書之後

周武帝好食雞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拔彪常進
御食有寵隨文帝卽位猶監膳進食開皇暴死而心尙
暖家人不忍殯之三日乃蘇能語先云舉我見王爲周
武帝傳語旣而請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喚隨至

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穴中纔到穴口遙見西方有百餘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帝曰王喚汝證我事了汝身無所罪言訖卽入穴中使者亦引儀同入使宮門引入庭見武帝共一人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汝爲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教曰名雞卵爲白團也儀同卽答帝食白團實不說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悅而起急見庭前有一鐵牀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臥牀上獄卒用鐵梁押之帝脅剖裂裂處雞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

餘研乃命數之訖牀及獄忽皆不見帝又已在王坐王
謂儀同還去有人引出至穴口中又見武帝出來語儀
同云爲聞大隨天子昔曾與我共事倉庫玉帛亦我儲
之我今身爲白帝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吾作功德
也於是文帝勅天下人出一鐵爲追福焉

具
云

見外
時
家公

北齊時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
愛奴及馬皆使乘日久稱人意吾死可以爲殉不然無
所使乘也及其死家人以囊盛土厭奴煞之馬則未煞
奴死四日而蘇說云當不覺去忽至官府門門人因留

止在門所逕一宿明且見其主被鎖嚴兵守衛將入官
所見奴謂曰我死人得奴婢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名全
不相關今當自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窺之見官
問守衛人曰昨日押脂多少乎對曰得八升官曰更將
去押取一研六升主卽被牽出竟不得言明日又來有
喜色謂奴曰今爲汝白也及入官問脂乎對曰不得官
問所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家人爲請僧設齋每聞經
咀聲鐵梁輒忻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因白官請放
奴官卽喚放俱出門主遣傳語其妻子曰賴汝等追福
得免大苦然猶未脫能更寫法花經造像以相救濟冀

固得免自今無說祭既而益吾罪言畢而別奴遂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設會於是傾家追福合門練行

臨高州說云
齊人說之

隨上柱國蒲山惠公李寬性好田獵常養鷹數十後生

一男口為鷹噉遂不舉之

公即李密之
家與李密之
父之

隨鷹揚郎將天水女姜略少田獵善放鷹後遇病見羣

鳥千數皆無頭圍繞略牀鳴叫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

痛氣絕久乃蘇略請為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

遂終身絕酒肉不煞生命

臨在
十在
許白
臨見
說云
爾也
年

隨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隣家雞卵

燒而食之後早朝村人未起其父聞外有人叩門呼此
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役兒曰喚我役
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門村南舊是
桑田耕訖未下種是旦此兒忽見道有一小城四面門
樓丹素甚麗兒恠曰何時有此使者呵之使勿言因引
至城北門令兒前入兒入度間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
是空城地皆煞灰碎火深纔沒踝兒忽呼叫走赴南門
垂至而闔又走東西北門亦皆如是未往則開既至便
闔時村人出田男女大小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啼
聲西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且來如此遊戲不息

至日食時採桑者皆飯兒父問見兒不桑人答曰在村
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
往城灰忽不見見父而倒號泣不言視之其足半脛已
上肉合如故膝下遂爲枯骨隣里聞之共視其走處足
迹通利之無灰火於是邑人男女大小皆持戒練行

大有

德官之道其本州人也

隨大業中京兆郡獄卒失其姓名酷異諸囚囚不堪困
苦而獄卒以爲戲樂後生一子頤下肩上有若肉枷都
無頸項數歲不能行而死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切蚯蚓爲

羹以食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留以示兒兒還見之欲送婦詣縣未及而雷震失其婦俄從空落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爲白豬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孝姑爲天神所罰以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後不知所在

揚州卞士瑜者父在隨以平陳功授儀同性慳悛嘗雇人築宅不還至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皆怨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之卞父死其作人牛盈產一黃犢腰有異文橫終周匝如人腰帶左跨有白文斜毋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爲負我犢至屈前兩膝以頭叩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葬

埋隨之爲

京兆販安仁家富於財素事慈門寺僧以義寧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各盜他驢皮遺安仁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官追汝使人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佛堂中經宿不出明食時果有三騎并出有數十人皆兵伏入寺遙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念佛誦經愈精鬼謂曰昨日不卽取之今其脩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煞驢驢今訴君故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他對不去何益安仁遙答曰往者盜自煞驢但以皮遺我耳非我煞何爲見追請君還爲我語驢我本故不煞汝然今爲

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復來矣言畢而去明日遂不來安

仁於是為驢追福而舉家戒持業食云安仁父屬見說云

長安市里風俗每歲元日已後逆作飲食相邀號為傳

坐東市筆工趙土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如廁見其碓上

有童女年可十三四着裾白衫以級索繫頸厲於碓柱

泣謂客曰我是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一百

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今在廚舍內西北角壁中然雖

未用既已盜之坐此得罪今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

曰須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其小女死二年矣

送於廚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

食肉

盧
說父

京兆潘果年未弱冠以武德中任都水小吏下飯與里
中少年數入出田遊戲遇於家間見一羊爲人所遺獨
立食草果因與里中年少捉之將以飯家其羊中路而
鳴果懼其主聞乃拔去其羊舌乃無聲於是夜享食之
後一年果舌漸小遂銷盡陳牒解職富平縣尉鄒餘慶
疑其詐也開口驗之乃令無舌者本處纔如豆許不盡
怪問之果盡以實答其狀縣官教爲羊追福果乃受五
戒大脩福後一年舌漸生尋平復如舊詣縣自陳縣官

用爲里正餘慶貞觀十八年爲監察御史自向臨說云
爾

隨大業中洛陽人姓王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
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日當有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
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實養一
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亦十許年矣寒食日妹來飯家家
有驢數年洛下俗以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
往墓在伊水東欲度伊水驢不肯度鞭其頭面被傷流
血既至墓所放驢而失有須還在本處是日妹獨在兄
家忽見母入來頭面血流形容毀瘁號號泣告女曰我

生避汝兄送米五升與汝坐此得罪報受驢身償汝兄
五年矣今日欲度伊水水深畏之汝兄以鞭捶我頭面
盡破仍許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
可大非理相苦也言訖走出尋之不見女記其傷狀處
既而兄還女先觀驢頭面傷破狀如抱以號泣兄怪問
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還得之狀同於是
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淚交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
是母者願爲食草驢卽爲食草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
何遂備粟豆送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妹收葬焉
隨有康抱者江南搢紳之士少有學行大業九年楊玄

感作亂其兄受玄感官抱緣兄坐當死而潛避自匿於京師至十年抱因入祕書省尋覓舊識是時煬帝不在皇城諸門皆閉唯開安上一門出入皆由之抱適入門遇見一舊相識人姓曾曾亦江南人時判留守事見抱與語問其所安抱知其相悉亦以情告既別而入曾氏使人逐捕之抱入祕書逐者捕以告官時王邵爲祕書少監先與抱故識不欲罪之乃歸謂捕者我早識康抱知其旨應聲答曰實南丁避役耳邵駭出令去捕者還報曾曾又於安上門邀捕擒之抱抱知不免謂曾曰我誠負官死自我分然无負於卿卿與我故知不能相齊

易及如此若死者有知必當相報抱尋伏法復數日曾宅在太平里將入留守由善和里於西門內忽見抱乘馬衣冠甚鮮二青衣從後謂曾我命亦將盡然尙可三年由卿任我我今任太山主簿已請天曹報煞卿曾叩頭謝罪請爲追福抱許而忽不見數日又遇抱於此謂曾曰我終煞卿放卿七日修福過此當先取卿頭將去若不信者卿死面當在背曾懼還家修如期而死迴於

背果如所言

康說云觀類人也

武德中臨功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負累年失寵受婦人怨恨韋懼其及已因縊煞之數日韋身癢因

發癩而哉

量其學從兄說也云

魏郡馬嘉運以武德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匹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是東海公使來迎馬生取嘉運素有學識知州里每有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是聞召弗之怪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返馬曰以此迎馬生嘉運卽樹下上馬而去其實倒臥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在門外如訟者有婦人先與嘉運相識同郡張公謹妻姓崔氏手執紙文書謂嘉運曰馬生尙相識不昔與張惣管交遊每數相見總管無狀非理煞

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王天主教護公謹故常見抑
今及得申官已追之不久當至疑我獨見枉客馬生那
亦來耶嘉運知崔氏被煞及見方知死使者引入門門
者曰公服未可謁宜引就霍司刑處坐嘉運見刑及益
州行臺郎中霍璋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闕東海公
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家貧妻子不立願君
爲言得免爲幸璋曰若爾便可自陳無學吾當有以相
明俄有人來云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
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相屈爲記室耳
能爲之乎運拜謝曰幸甚但鄙人野頗以經業教授後

生不足以尙管記之任公曰識霍璋不答曰識之因使
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
公曰放馬生歸卽命追陳子良嘉運辭出璋與之別曰
倩君語我家三狗臨終語汝賣我所乘馬作焉浮圖汝
那賣馬自費也速如我教造浮圖所三狗謂其長子也
嘉運因問向見張公謹妻所云天主者爲誰璋曰公謹
鄉人王五戒者死爲天主常救公謹故得至今今似不
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澀徑指令由此
路歸嘉運入徑便活良久能起時向夜半妻子皆坐哭
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經宿

而蘇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爲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善章者於是命彼捨此後年吳人陳子良卒死張公謹亦歿二人亡後嘉運嘗與數人同行於路忽見官府者嘉運神色憂怖唯諾趨走須之乃定同侶問之答曰向見者東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子良極訴君霍司刑爲君披誦讀君幾不免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也初嘉運在蜀蜀人將決取魚嘉運時爲人講書得絹數十匹因買他魚放之贖生謂此也貞觀中車駕在九城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具錄以奏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卒官

武德初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異病死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所官問恪何因固煞兩水牛恪云不煞官汝弟證汝煞何故不承因呼弟弟死已數年矣既至枷械甚嚴官問汝所言兄煞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某煞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煞也恪因曰恪使弟煞牛會獠是實然國事也恪何有罪官曰汝煞牛會獠欲以招慰爲功用求官賞以爲己利尙云國事耶因謂恪弟曰以汝證兄故久留汝兄今既承遣煞汝無罪放往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敍官又問恪何因復煞他兩鴨恪曰前任縣令煞鴨供官客耳豈恪罪

耶官客自有食料無鴨汝煞供之以求美譽非罪如何
又復煞雞卵六枚恪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年九歲時
寒食日母與六卵自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耶恪曰
不敢但說其因耳此自恪煞之也官曰汝煞他命當自
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皆青衣執恪將出恪大呼曰官
府亦大枉濫官聞之呼還何枉恪曰生平來有罪皆錄
不遺生來脩福令無記者豈非濫耶官問主司恪有何
福何爲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但量罪福多少若福
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恪福少罪多故
放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

司一百儵忽鞭訖血流濺地既而唱恪生來所修之福亦遺忘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放汝歸家七日可勲追福因遣人送出得蘇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行道自說其事至七日與家人辭訣俄而命終臨家兄遂府屬故委之

洛州都督鄴公寶軌性好煞戮初爲益州行臺僕射多煞將士又害行臺尙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冬在洛州病甚篤忽言有人餉我苽來左右報冬無苽也公曰一盤好苽何謂無旣而驚視曰非苽也並是頭從我償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尙書言畢而薨

尙書刑部侍郎宋行質曹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易之言以永徽二年五月病卒至六月九日尙書都官令史王瓚暴病死經二日而蘇自初死時見四人來至其所云追汝瓚隨行入一大門見有廳上西間有一官人坐形容肥黑廳東間有一僧坐與官人相當面向北各有牀褥几案侍童子二百許人或冠或不皆美容貌階下有官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面向西縛立階下瓚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訊瓚辭曰貞觀十八年但長安作吏之日何因改藉瓚曰非瓚之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辭辨領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他老囚曰須達年實

未至由璫改藉加須達年不敢妄也璫曰十七年改任
告身在家請追驗之大官因呼領璫者三人解縛將取
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大分明汝
無理因令囚出北門璫遙見北門外昏暗多有城城上
皆女牆似是惡度大官因書案上謂璫曰汝無罪放去
拜辭吏引璫至東階下拜僧僧以印印璫臂曰好去吏
引璫出東門南行度三重門每門皆勘視臂印然後聽
出至第四門門甚大重樓朱粉三丈並開狀如官城門
守衛嚴密驗印聽出門車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復喚璫
璫迴顧見侍郎宋質面慘黑色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

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卒守之階西近城有大木牌高丈餘廣二尺許大書牌上此是勘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行質見瓚悲喜曰汝何故得來瓚曰官追勘問改藉無事蒙放還行質舒其兩手謂瓚曰吾被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功德簿坐此困極加之飢渴苦不可言君可努力至我家語令作功德如是殷勤遍囑之瓚乃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瓚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瓚曰我方勘諸事汝何人輒至囚處因使卒搭耳卒搭耳推令去瓚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

當龔吾爲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中鳴乃驗決放
出出門外黑如漆璿不知所之以手橫西乃南皆是牆
壁唯東無陳障礙而暗不可行璿立住少須見向所訊
璿之吏從門出來謂璿曰君尙能待我甚善可乞我千
錢璿不應內自思曰吾無罪官放我來何爲有賄吏乎
吏卽謂曰君不得無行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
受縛豈不困頓璿心然之因媿謝曰謹依命吏曰吾不
用汝銅錢欲得白紙耳期十五日來璿許諾因問歸路
吏曰但東行二百步當見一故牆穿破見明可推倒之
卽至君家也璿如其言行至牆推良久乃倒客人璿從

倒處出卽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家人哭泣入戶而蘇至十五日璿忘不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當復將汝去因去因驅行出含光門令入大坑璿拜謝百餘拜請作錢乃放歸又蘇璿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璿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惡不好璿復辭謝請更作許又至廿一日璿令以六十錢市紙百張白紙作并酒食自於隆政防西渠水上燒之既而身體輕健遂愈臨聞其事時與刑部侍郎劉容大理少卿幸莪將在大理鞠獄諸劉召璿至與宰對問之云爾

貞觀中魏王府長史京兆韋慶植有處女先亡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令宰肉備食家人賈得羊未煞慶植妻夜夢見其亡女著青裾白形白肉頭髻上有雙玉釵是生平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曰兒嘗私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日當見煞青羊白項者是持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旦而往觀羊項膊皆白頭上有兩點白相對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語家人勿煞待慶植至將放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煞青羊植怒卽令煞之宰夫縣羊欲煞賓客數人已到乃見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兒

是章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又
但見羊鳴遂煞之既而客坐食至客皆不食植怪問之
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之崔
尙書敦禮具爲臨說闔尙書立德亦說云爾

華州鄜縣人張法義年少貧野不脩禮慶貞觀十年入
華山伐杖遇見一僧坐巖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
久坐不能歸因宿焉僧設松柏末以食之謂法義曰貧
道居此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也因爲說
俗人多罪累死皆入惡道誠心懺悔可滅之乃令洗浴
清淨被僧衣爲懺悔且而別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

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柴不瘞之七日而蘇自推去出歸
家家人驚愕審問知乃喜法義自說初死有兩人來取
乘空南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左右皆是官曹門開
相對不可勝數法義取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
者曰法義家狗惡兼有呪師神見打甚困袒而示之背
背皆青腫官曰稽過多各與廿杖言畢亦畢血流灑地
官曰可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
官召主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
披檢之其簿多先朱勾畢有未勾者典則錄之曰貞十
一年法義父使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始錄

一條卽見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僧何事僧曰張義是貧道弟子其罪並懺悔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曰經懺悔者此案亦勾了至如張目應有福折判官令典將法義諮王官在東殿宇宏壯侍衛數千人僧上隨至王所王起迎僧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其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事諮王王曰張目在懺悔後不合免師爲來請可持放七日法義謂僧曰七日既不多時復來恐不見師請卽住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急去法義固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義掌作一字又

請王印之曰可急去還家脩福若後來不見我宜以卽
呈王王自當矜汝也法義乃辭之僧令人送至其家家
內正黑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虛以
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脩道掌中所印之處久不
識然皆爲瘡終莫能愈至今尙在隴西王博父莊與法
義近委知之爲臨說云爾

河東柳智感以貞觀初爲興州長舉令一夜暴死明日
而蘇說云始爲冥官所追至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見王
謂曰今有一員官闕坂枉君來任之智感辭以親老且
自陳福業未應便死王使勘之信然因謂曰君未當死

可推判錄事智感許諾拜謝吏引退至曹曹有判官五人連感爲六其廳事是長屋人坐三間各有牀案務甚繁擁西頭一坐空無判言吏引智感就空坐有羣吏引將文簿來取智感判曰直於案上而退去階下智感問之對曰氣惡不改逼公但遙以案中事答智感省讀案如人間案者於是卽爲判勾之有須有食來諸判官同食智感亦就之諸官曰君旣摧判不宜食此智感從之竟不敢食日暮吏送智感歸家蘇而方晚自後家中日冥吏輒來迎至彼而且故知幽顯反晝夜矣於是夜判冥事晝臨縣職遂以爲常歲餘智感在冥曹因起如廁

於堂西見一婦人年卅許姿容端正衣服鮮明立而掩涕智感問是何人答云妾興州司倉參軍之婦也見攝來此方別夫子是以悲傷智感以問吏吏曰官攝來有所案問具證其夫事耳智感因諮婦人曰感長舉令也夫人若被勘問幸自分疎無爲牽引司倉俱死無益婦人曰誠不欲引之恐官相引耳無逼耳迫之慮婦人許之既而智感還州先問司倉婦有何疾司倉曰吾婦年少無疾患也感以見告之說其衣服形貌且勸令脩福司倉走歸在機中織無患甚不信之後十餘日司倉婦暴病死司倉始懼而脩福又興州官二人秩滿當起京

選諮智感曰君判冥道事問吾選得何官智感至冥曹以其姓名問錄事曰名簿並封在石函中檢之二日方可得報乃辭來報乃見錄事二人今所得官名號智感以報二人二人至京參選吏部注擬其官皆與所報不同州官聞之以告智感智感復問錄事錄事覆檢簿書定如前所檢不錯也既知二選人門下門下審退之吏部重注果是冥簿檢報者於是衆人咸信服智感每於冥簿見其親識名狀及時月日報之教令脩福多得免者智感摧判三年其吏來告曰已得隆州司戶授正官以代公公不復判矣智感明且至州告刺史刺史李懷

鳳遣人往往隆州審焉其司戶已死日卽吏來告之時也從此遂絕後州司遣智感領囚送京至鳳州界內皆逃智感憂懼捕逐數日不能獲夜宿於精舍忽見其故部冥吏來告曰囚盡得矣一人已死三人在南山谷中並已擒縛願公勿憂言畢辭去智感卽請人兵入南山西谷果見囚囚知走不免固來抗拒智感格之煞一囚三日受縛果如所告智感今尙存任慈州司馬光祿卿柳享爲臨說之享爲曹州刺史見智感親問云然御史裴同節亦云見說皆如此言焉

冥報記卷下

冥報記跋

冥報記三卷唐吏部尚書唐臨撰按臨京兆人官至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坐事貶爲潮州刺史卒官事蹟詳新舊唐書本傳所撰冥報記藝文志及本傳均作二卷宋以後不著錄蓋亡已久矣說郛載數條均自類書鈔出惟日本高山寺藏唐鈔卷子本爲海外之逸書其本作上中下三卷與藝文志及本傳不合宜都楊惺吾太守守敬以法苑珠林太平廣記所引有出於此本之外者亦有此本有而珠林廣記無者因信日本藤原佐世現在書目作十卷爲

得而以此本爲日僧所節鈔臆分三卷又以珠林廣
記證之可得輯本六卷拾遺四卷備載其目于日本
訪書志卷八其言甚辨旣無以難近日本內藤博士
虎次郎不信十卷之說以三卷爲京兆原本恐未足
服太守之心也日本僧房多存古籍唐人殘帙賴以
流通有功斯文亦已不小今涵芬樓照卷子本印出
遂得家有其書卷子本隋皆作隨按羅泌路史隋文
帝惡隨从是改爲隋然唐人書碑多作隨字是隨隋
本可通用唐以後始嚴別之耳往見宋時雕本書殺
或作煞無或作无此書亦然知宋人雕刻古書字畫

多依唐本又如佛作仏壞作懷歸作皈苑作菀愈作
逾當爲唐時經生字體今悉仍之戊午九月無錫孫
毓修跋